

答適之

章士釗

甲寅中興。人以反動之時期將至。有色然喜者。有瞿然憂者。有相驚以伯有者。有防之如猛獸者。百感雜陳。囂然塵上。吾國自有言論機關以來。論域至明。關係至大。正負兩軍。各不相讓。筆鋒所至。真感環焉。如吾甲寅今日所包舉之論戰者。未之前聞也。雖然。愚之本態。始終無改。物來順應。何所容心。天下之情既替。是非之公不顯。未勝孟子好辯之任。敢忘東方答難之思。粗舉時言。略加指正。知我之遇。期于旦暮云爾。

胡君適之近爲一文。因愚起論。全篇詞旨纖滑。可駁之值甚微（見十二期國語週刊）。適之之文。大抵如是。今之所謂白話文者。均大抵如是。此先天不治之症。聖醫所無如之何者也。今請擇其稍莊者答之。適之曰。

白話文學的運動。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。有歷史的根據。有時代的要求。有他本身的文學的美。可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。這個運動。不是用意氣打得倒的。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。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。而章士釗君的謾罵。定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。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。

時代要求者何謂也。曾見小兒。身罹胃疾。好食餡餌。不得不止。其母溺愛。懼拂兒意。兒食不

已。病乃日增。此一事也。情節同前。惟母賢明。延醫診視。慎擬方藥。藥大腹眩。兒避不就。母強飲之。厥疾以瘳。此又一事也。以適之之說。施之醫事。時代譬之小兒。則其所要求者。宜爲自擇而甘之。餽餌乎。抑苦口利病之方藥乎。夫文章大事也。曩者窮年矻矻莫獲貫通。偶得品題。聲價十倍。今適之告之曰。此無庸也。凡口所道。俱爲至文。被之篇目。聖者莫易。彼初試而將疑。後倡焉而百和。如蚊之聚。雷然一聲。而六州之大錯成矣。適之從其後而名之曰。此時代要求也。此時代要求也。是何異愚母之日縱病兒食餽餌者乎。愚昔著論詐之曰。『以鄙倍妄爲之筆。竊高文美藝之名。以就下走壙之狂。隱載道行遠之業。』此乃垂涕泣而道之。而適之以爲悻悻（適之本篇引此四句入愚罪而斷曰這不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嗎）。是何異醫者爲言餽餌亂投之將殺兒也。而其母憤而標之門外乎。聞皆論之。凡時代者。俱各有其所需適應之思想事業。號曰要求。不中不遠。但此要求。不能以社會一時病態之心理定之。而當由通人藝士。匠心獨運。於國民智識之水平線上。提高其度以成之。茲之所成。恆與社會一時病態之心理。居於反面所謂挽狂瀾於既倒。相反始得曰挽。障百川而東之。亦相反始得曰東。自來獨慮往往見疑。非常每爲民懼。而息邪說距誣行放淫詞之爲好與天下所歸者辯。胥是道也。焉有。『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。』（此適之頌揚梁任公語）如適之所云。視卯浦爲神聖。戮子弟爲名高。而猶得以識時成業。自文其陋者哉。此點勘破。則其他嚴重運動。歷史根據等詞。羌無意識。不足致詰。『適之謂白話本身。能爲美文。此語在邏輯爲可能。但處今日文化運動之下。其的決不能達。此義稍迂。請申言之。凡人類之心思。以何種方式。施於文字。使人見之而生美感。大是宇宙間之秘事。能得其秘。斯爲文家。古今中外

之大文家不多。足証此秘之未盡宣洩。又人類爲富於模倣性之動物。而語言文字。尤集此性所寄之大成。從古文豪。絕不由胎息之功而成名者乃至罕。以文本天成。得之至艱。而理復夥頤。發揮難盡。前人既有獨得。後人自審無出於右。其揣摩乃不期然而然。由是而公美成。由是而文學有史。此普通論文之理也。至白話文學。則與此異趣。吾國語文。自始即不一致。以字爲單音。入耳難辨。凡于義無取徒便耳治之駢枝字。語言中爲獨多。以此駢枝字盡入于文。律之文章義法。殊無慚心貴當之道。古來除語錄小說及詞曲之一部外。無以白話爲文者此也。今以白話爲文。因古之人無行之者。胎息揣摩。舉無所施。其事蓋出于創。天下事之創者。惟天才能之。豈能望之人人。故白話文愚謂惟限于二種人爲之。一全然不解文事。一文事至高者而已。中材如愚。直是無能爲役。二十年前。吾友林少泉好談此道。愚曾試爲而不肖。十年前復爲之（愚有論哲學者之白話文見東方雜誌）。仍不肖。五年前又爲之（題爲邦聯爲藍志先作）。更不肖。愚自是閉筆。蓋作白話而欲其美。其事之難。難如登天。敢斷言也。夫美物所必具之通德。在以情相接。反覆之而不倦。西施與嫫母之別無他。亦願常見與不願見而已。惟文亦然。凡長言咏嘆。手舞足蹈。令人百讀而不厭者。始爲美文。今之白話文。差足爲記米鹽之代耳。勉閱至盡。雅不欲再。漠然無感。美從何來。若其籠諸文史。持筆本有可觀。偶爾驅使話言。令爲篇章。移文就語。或亦勉能入目。而非所論今之不爛文義。從白話中求白話者也。適之謂本身有美。此美其所美。非吾之所謂美。天下睜開眼睛。果是誰之天下。共見共聞。又誰與共。適之自爲小天地。愚又何言。惟若文學固有周成徧之性在。則本篇所陳。或亦未盡爲天下所棄也已。

適之曰。白話運動。非用意氣所能打倒。以愚所知。意氣之量。已爲適之一派用罄。更無餘瀝。沾溉於人。七年前、愚與適之同入北大爲教授。即爲言嘗試白話之未可。愚雖自始非之。而未或用力止之。偶爾爲文。如評新文化之類。亦發愚一人之意態。選題製詞。與他篇等而已。未若爲白話者之有所謂運動也。即在今日。略有職司。亦未計以何氣力。與適之爲敵。適之引愚投贈之白話詞。事雖近諱。心乃甚平。意氣云云。乃適之自造蛇影之談。實不爾也。然文章大業。非白話之力所勝。邪許之夫。妄扛大鼎。絕續斷脰。理有固然。今天下對白話文之感想。果復何如。強弩之末。勢不能穿魯縞。適之應非全無覺念。故這個運動之倒。乃這個運動自倒之。於他人無與也。舉凡本身無自存之值者。萬事萬物。終於一倒。又不獨這個運動爲如是也。凡愚持論。莫不與天下以共見。其使氣果至何度。請天下人評之。諍言之來。並皆虛受。惟適之尸祝一部分人之謾罵。趕愚使跑。悻然之態。情見乎詞。此誠未免有蓬之心。而視儻來之勢位過重。章士釗雖不才。亦寧假此爲麝鼠之嚇者流哉。適之視愚。假其今日去職。明日即將俯首帖耳。開口不得者哉。適之謂愚有意使不爲白話文。此亦未然。適之以倡白話文爲職志者也。君子愛人以德。愚豈願其中途易節。惟適之者。有權自了其一生。而無權阻人討論一國文化之公共事業。愚以謂白話文者。固非不可爲也。特以適之之道爲之。則猶航於斷港絕潢而不可通者也。適之已矣。今之紛紛藉藉。迴環于斷港絕潢而不得出者。愚念民口之瘠可痛。包胥之志未忘。子能亡之。吾未見不能與之。夫天運未可知。而人力期于必盡。愚與適之。共拭目以觀其後焉可已。至通伯歸國未久。無多表見。沈溺未若適之之深。愚忝與爲友。愛其文才。而病其隨俗。感想又是一番。不能與適之

併爲一談也。

（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八號民國十四年五月九日）

答
適
之

五